

红罗畬语鼻音声母的音值与来源

——兼论粤东闽南话的浊塞音声母*

吴芳

[提要] 红罗畬语有 m、ŋ 两个鼻音声母，其实际发音为鼻塞音 m^b、ŋ⁹。这两个鼻音声母在发音上与其周边的粤东闽南话带鼻音色彩的浊塞音 b、g 有相似之处。在畬语与粤东闽南话的接触过程中，闽南话的浊塞音 b、g 对畬语鼻塞音的衍生具有推动作用。但随着普通话和客家话对畬语影响的加大，畬语鼻塞音声母的塞音部分弱化，年轻人的口语中已无塞音成分。

[关键词] 畬语 闽南话 鼻音 鼻塞音 语言接触

一 引言

畬族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等地。据 2020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畬族人口为 746385 人，广东畬族人口有 42080 人^①。广东的畬族以潮州市潮安、梅州市丰顺毗邻的凤凰山区为主要居住地，惠州市惠东、深圳市深汕合作区（原属海丰县）的莲花山区以及惠州市博罗、广州市增城的罗浮山区也有畬族居住。畬族使用两种语言：畬话和畬语。一般认为畬话是汉语方言变体，与汉语客家话比较接近，使用人口约占畬族总人口的 99.8%。畬语是畬族的民族母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根据畬语分布区域，分莲花方言和罗浮方言。现居住在广东省博罗、惠东、增城、深汕合作区等地的一部分畬族仍在使用畬语，使用人口 1000 余人。Bradley (2010:72) 认为畬语是“极度濒危语言”，指出分布在广东省两个地区且使用人口只占畬族人口一小部分的畬语是苗瑶语族最濒危的语言。

广东省深圳市深汕合作区鹅埠镇红罗畬族村，原属于汕尾市海丰县，2017 年划归深圳市深汕合作区，是深圳唯一的纯少数民族村落。该村的畬族有蓝、雷、黎三姓，截止到 2022 年 3 月，有 49 户 243 人，村民基本都会讲属莲花方言的畬语（本文称“红罗畬语”）。在广东畬族使用的畬语中，红罗畬语保存比较完好，目前尚未出现传承断代现象，畬族之间基本以畬语进行日常交流，但畬语承载文化遗产的功能已近丧失，几乎没有完整的民间口传文学，只流传着一些不完整的故事或传说。此外，因受当地教学条件的影响，红罗村无教学点，学龄儿童就近上学，日常习得周边各主体汉语方言，如客家话、海丰闽南话、占米话^②等，红

* 本研究得到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深圳少数民族语言畬语的语言文化遗产与有声语档建设（SZ2020B037）”的资助。审稿专家提出有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① 参见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2022.12.22]。

^② 占米话为当地一支具有混合特征的粤语（潘家懿 1996）。

罗畬族无一例外都是双语多方言人。

中西裕树(2003)的《畬语海丰方言基本词汇集》(以下简称“《词汇集》”)所说的“畬语海丰方言”,就是现在深圳市深汕合作区红罗村的畬语。《词汇集》收录的词汇比较全面,并归纳了畬语的音位系统,其中,声母有17个,如表1所示:

表1 《词汇集》中畬语的声母及其例字(参见中西裕树 2003:4)

声母类型	声母	例字	声母	例字	声母	例字	声母	例字	声母	例字
唇音声母	p	三	ph	花	m	有	f	烧	v	抓
齿音声母	t	酒	th	死					l	穿 _穿 衣
齿龈音声母	ts	盐; 洗	tsh	席子; 是			s	收拾; 红色	z	八
软腭音声母	k	路	kh	手	ŋ	石头	h	不		
零声母	∅	哑								

我们对红罗畬语进行了新的调查,其声母系统与《词汇集》相似,但根据实际发音并结合畬语的发展现状和语言接触背景,对鼻音声母音位的归纳及其音值得进一步讨论。

二 畬语鼻音声母的发音特征与音值

红罗畬语有 m-、ŋ- 两个鼻音声母,没有 n- 声母。观照毛宗武、蒙朝吉(1986:11-12)的陈湖畬语材料,陈湖畬语的 n'- 声母,红罗畬语大多读为 l- 声母,如 lin⁵²“田”、lɔ³¹“铁”。

(一) 红罗畬语鼻音声母 m- 的发音特征及其音值

《词汇集》(中西裕树 2003:2)对鼻音声母 m- 的描写为:/m/ 作声母时实际音值为 [m~mb~b],自成音节时则发为 [m]。《词汇集》将 [m~mb~b]、[m] 合并归纳为 m。

根据实地调查录音^①,我们发现红罗畬语声母 m- 很多时候的发音的确不是一个单纯的鼻辅音,具体发音以“藤、马、袜子”为例并以语图作说明,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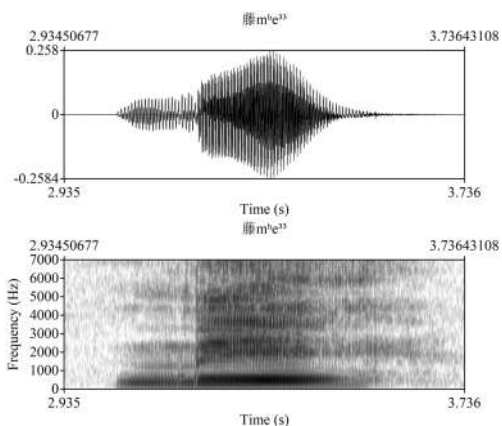


图1 红罗畬语 m^{e33}“藤”的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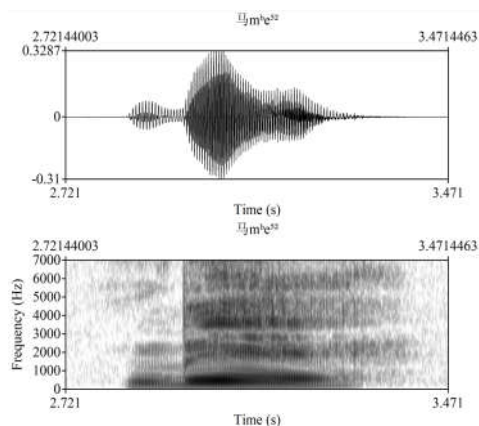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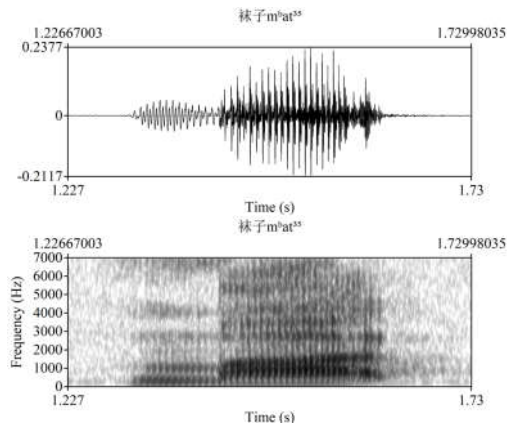


图2 红罗畬语 m^{e52}“马”的语图

^① 红罗畬语材料为老年人口语音。发音人蓝壬财,男,1952年4月生,小学文化程度。谨致谢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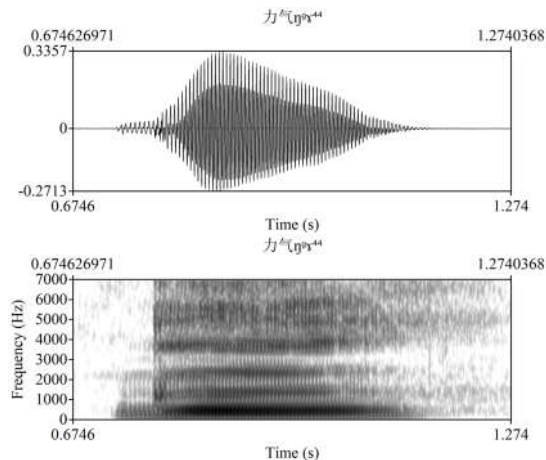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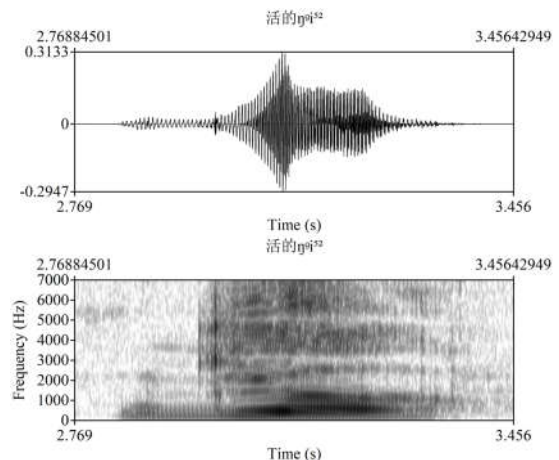
图3 红罗畲语 m^at^{35} “袜子”的语图

从语图可见,“藤”“马”“袜子”的声母有长0.1-0.15秒左右的鼻音声纹,鼻音特征明显,鼻音结束后出现一条明显的冲直条,为塞音是确信无疑的。可见,畲语“藤”“马”“袜子”的声母应由鼻音和塞音两部分共同组成。语图上,鼻音的发音时长相对较长,塞音相对短促。虽然在发音时长上鼻音占了优势,但在音感上塞音的爆破色彩清晰。因而,我们认为这类鼻音更接近于鼻塞音,其塞音部分应为与鼻音同部位的浊塞音 b ,实际音值可以记成 m^b 。因此,“藤”“马”“袜子”的实际音值分别为 m^be^{33} 、 m^be^{52} 、 m^bat^{35} 。

(二) 红罗畲语鼻音声母 η - 的发音特征及其音值

《词汇集》(中西裕树 2003:2)对辅音声母 η - 的描写为: $/\eta/$ 作声母时,实际音值为 $[\eta \sim \eta g \sim g]$,自成音节和作韵尾时则发为 $[\eta]$ 。《词汇集》将 $[\eta \sim \eta g \sim g]$ 、 $[\eta]$ 合并归纳为 η 。

根据实地调查录音,我们发现红罗畲语声母 η - 的实际发音很多时候也不是一个单纯的鼻辅音,其具体发音以“力气”“活的”“银”为例并以语图作说明,见图4-6:

图4 红罗畲语 η^s^{44} “力气”的语图图5 红罗畲语 η^i^{52} “活的”的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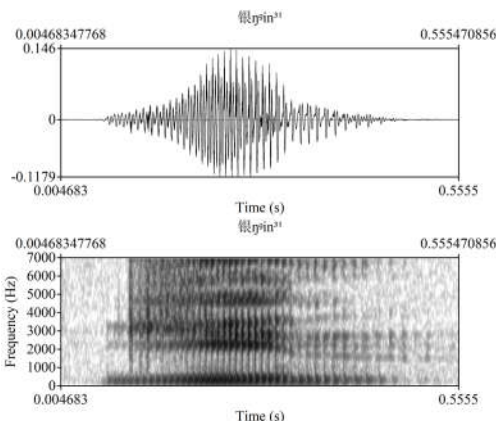


图6 红罗畬语 $\eta^{91}in^{31}$ “银”的语图

从语图可见，“力气”“活的”“银”的声母有长达 0.08-0.15 秒左右的鼻音声纹，鼻音结束后出现了两道冲直条，表明该段的辅音为塞音。与声母 m- 相似， η - 实际发音为鼻塞音，其鼻塞部分是与鼻音同部位的浊塞音 g。相对于声母 m-，声母 η - 塞音的发音更为明显，实际音值可记为 η^9- ，甚至可记成 $\eta g-$ 。“力气”“活的”“银”的实际音值分别可记为 η^9s^{44} 、 η^9i^{52} 、 η^9in^{31} ，甚至可记成 ηg^s^{44} 、 ηgi^{52} 、 ηgin^{31} 。

根据田野调查的材料，红罗畬语的鼻塞音声母并不普遍存在，而且有代际差异，老年人口语中普遍存在鼻塞音，但有时也出现发为纯鼻音的现象，不过，发为鼻塞音还是纯鼻音不区别词汇意义；中青年人口语中一般倾向发为纯鼻音，仅有少部分中年人会发为鼻塞音。

(三) 漳背畬语鼻音声母的发音特征与音值

与红罗畬族村相邻近的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横河镇漳背畬族村的畬语，属罗浮方言，其鼻音声母 m-、 η - 的发音带有塞音的色彩，与红罗畬语相似。除了 m-、 η - 这两个鼻音外，漳背畬语比红罗畬语多了一个鼻音声母 n-，其发音同样带有同部位的塞音色彩。具体以“别人”“你们”^①为例并以语图作说明，见图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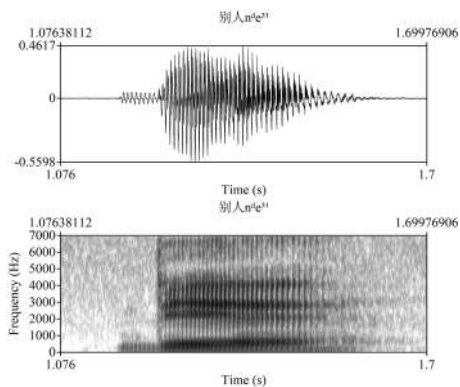


图7 漳背畬语 n^{de31} “别人”的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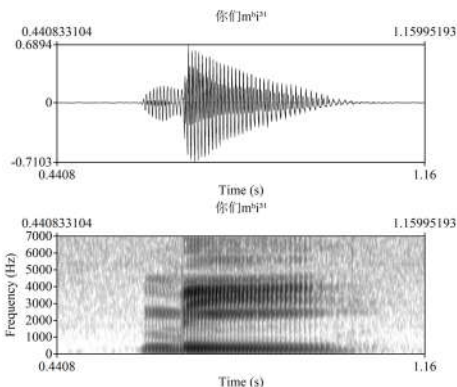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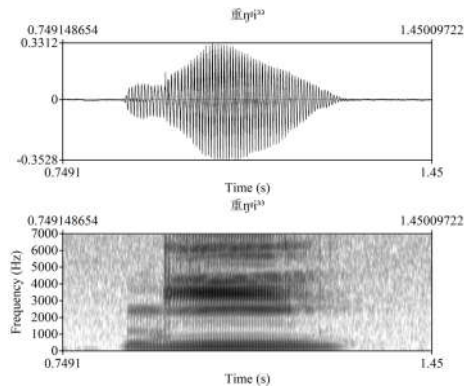


图8 漳背畬语 m^{bi31} “你们”的语图

^① 漳背畬语的语料由骆妮提供。发音人蓝汉城，男，1969年10月生，初中文化程度。谨致谢忱。

图9 漳背畲语 ηi^{33} “重”的语图

与红罗畲语的鼻音发音相似，漳背畲语“别人”“你们”“重”等的鼻音声母在实际发音中也带有同部位的塞音，“别人”实际发音为 $n^{de}31$ ，“你们”实际发音为 $m^{i}31$ 、“重”实际发音为 ηi^{33} 。但是，要说明的是漳背畲语带有鼻音声母的词中，大部分是没有塞音色彩的，而带鼻塞音色彩的词中，无论是语图还是听感，其塞音色彩并不明显，且中青年人口语中基本无鼻塞音，这表明漳背畲语的鼻塞音已式微，甚至基本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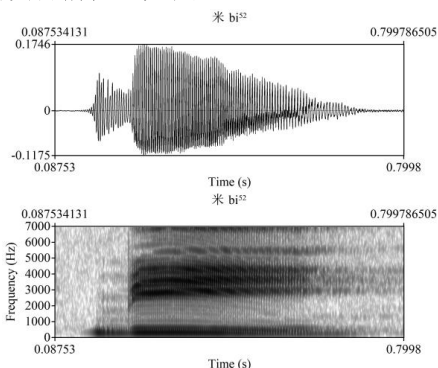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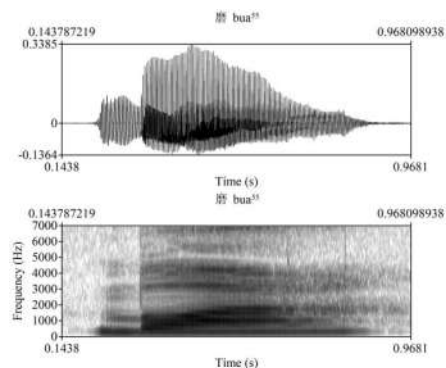
三 红罗畲语的鼻塞音与海丰闽南话的浊塞音 b、g

红罗畲语周边的主体汉语方言是海丰闽南话，当地人称为“学佬话”或“福佬话”，是粤东的闽南话，其比较显著的语音特征是存在浊塞音声母 b-、g-，也带有鼻塞音的色彩。

(一) 海丰闽南话浊塞音 b、g 的发音特征及其音位地位

1. 海丰闽南话声母 b-、g- 的发音特征

海丰闽南话浊塞音声母 b- 主要分布于中古汉语明母、微母字，浊塞音声母 g- 主要分布于中古汉语疑母字，其具体发音以明母字“米”“磨”和疑母字“鹅”“语”^①为例，从语图说明其发音情况，见图 10-13：

图10 海丰闽南话 bi^{52} “米”的语图图11 海丰闽南话 bua^{55} “磨”的语图

^① 闽南话的发音人为谢立群，男，海丰县鲘门镇民安村人，1970年7月生，大学文化程度。谨致谢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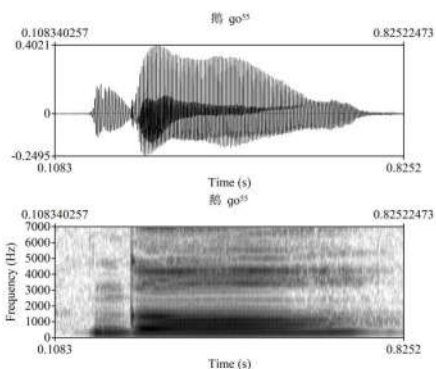


图 12 海丰闽南话 go⁵⁵ “鹅”的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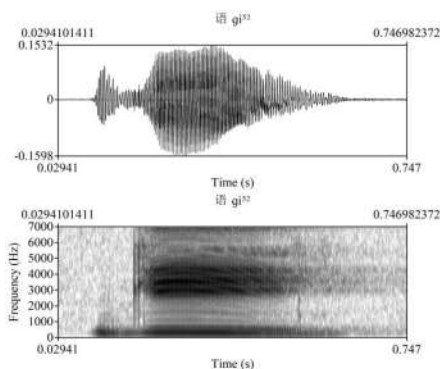


图 13 海丰闽南话 gi⁵² “语”的语图

从“磨”“米”“鹅”“语”语图中可看出，其辅音声母同样都是有发音时长约 0.1 秒的鼻音声纹，鼻音结束时出现冲直条，塞音出现。这种情况与红罗畬语鼻塞音声母的发音特征非常相似，但海丰闽南话塞音的色彩更为明显。

2. 海丰闽南话声母 b-、g- 的音位地位

关于海丰闽南话浊塞音声母 b-、g- 的具体音值，相关调查研究虽没有作出正面的描述，但与海丰闽南话同属于粤东片的潮汕闽南话，学界已有相应的描述。潮汕闽南话音系中也同样存在浊塞音声母 b-、g-，其发音特征与海丰闽南话的 b-、g- 发音一致。前人在记录潮汕闽南话 b-、g- 声母时，很早就注意到这些塞音前存在鼻音的情况。如一些学者在介绍以汕头话为代表的粤东闽南话音系时，就进行了描述：“（汕头话）[b] 的发音实际上是 [mb]。前面略带同部位的鼻音，但发音很轻……舌根音 [k] 组中的 [g] 实际上也是 [ɲg]，也带有同部位的鼻音”（李新魁 1990:300）。而同属于闽南话的厦门话，在语音实验的基础上有更细致的描写：“从我们所检视的厦门话 [b g] 声母来看，绝大多数的样本中都可以看到塞音除阻之前有一段鼻音存在，也就是说，厦门话的 [b g] 实际上是鼻冠音 [mb ɲg]，其成阻和持阻阶段是鼻音，但其除阻阶段是口腔爆破（oral release），产生一同部位的浊塞音”（胡方 2005）。海丰闽南话声母 b-、g- 的实际发音跟汕头话、厦门话的性质是一致的，即在浊塞音前都带有同部位的鼻音。不过，其音位地位，无论是海丰闽南话还是汕头话、厦门话，都将之归纳为浊塞音 b、g，而非鼻音 m、ɲ，亦非 m^b、ɲ^g 或者 mb、ɲg。

（二）红罗畬语鼻塞音声母与海丰闽南话浊塞音声母的关系

畬语属极度濒危语言，使用人口仅千余人，长期以来处于主体汉语客家方言、闽方言之内。而属莲花方言的红罗畬语同样也长期以来处于汉语客家方言、海丰闽南话、占米话等当地主体汉语方言之中，其语言环境使红罗畬语不可避免地与汉语方言发生各种接触。红罗畬语鼻塞音声母与海丰闽南话浊塞音声母在发音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说明畬语的鼻塞音声母和海丰闽南话的浊塞音声母之间应具有密切的关系。

1. 海丰闽南话带鼻音的浊塞音声母 b-、g- 的来源

海丰闽南话声母读为 b- 的字主要来自于中古汉语明母，读为 g- 的字主要来自中古汉语疑母，而明母、疑母字的声母有不少仍读为 m-、ɲ-，如 maŋ²¹ “慢”、ŋo⁵⁵ “俄”。明、疑母字这种齐整的分布情况表明 b- 和 m-、g- 和 ɲ- 之间存在关联。一些研究（李新魁 2019:153-154；严学窘、尉迟治平 1986）认为，中古汉语明、疑母字有读为 mb-、ɲg- 的现

象。李新魁(2019:153-154)通过对唐代佛经翻译材料的分析,发现译经中常用鼻音字对译塞音字,认为明、泥、疑母字中的鼻音 m-、n-、ŋ- 后来演变成切韵中的 mb-、nd-、ŋg-, 指出“马伯乐在《唐代长安方言》一文中,根据唐代不空和尚译经时用鼻音字‘么’对译 [b]、用‘娜’对译 [d]、用‘诶’对译 [g] 的情况,推断8世纪中期以后,长安音的明、泥、疑三母的音值是 [mb][nd][ŋg], 并说《切韵》这个 [mb][nd][ŋg] 是由8世纪以前的 [m][n][ŋ] 变来的”这种推断是不正确的,这种演变应该反过来,也就是《切韵》中的 mb-、nd-、ŋg- 一早存在,是后来变成了 m-、n-、ŋ-, 并进一步指出“西晋竺法护用泥母字‘那’兼译梵文的 [n] [d], 东晋的佛驮跋陀罗用明母字‘摩’兼译梵文的 [b] 和 [m]”, “《切韵》音中的 [mb][nd][ŋg] 不是从 [m][n][ŋ] 变来, 而系较早期本来有的音”。严学窘、尉迟治平(1986)根据典籍中谐声、异文、读若、直音、又音、联绵词等现象,并结合域外对音和方言,也认为上古汉语存在鼻塞复辅音声母。尽管学界对 mb-、nd-、ŋg- 和 m-、n-、ŋ- 两组音孰先孰后的演变关系看法不一致,但中古汉语前期存在 mb-、nd-、ŋg- 这类声母的观点,应该受到重视。

一般认为,汉语闽方言在语音层面上保留了较多古代汉语的特征,对照海丰闽南话乃至整个粤东闽南话,浊塞音 b、g 发音时,其前面带有的明显鼻音色彩,根据李新魁(2019:153-154)、严学窘、尉迟治平(1986),应能够说明中古汉语某个时期曾经有过“鼻音+塞音”的阶段。而海丰闽南话浊塞音的发音特征可能正是中古汉语 mb、nd、ŋg 的传承,同时也是自身音系发展演变的结果。

2. 红罗畬语鼻塞音声母的来源

红罗畬语鼻塞音声母的来源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讨论。

(1) 红罗畬语鼻塞音声母对应于苗瑶语其他语言的鼻音声母。李云兵(1997)参照苗瑶语和炯奈语之间的不规则对应,并根据广东惠东、博罗的畬语材料,认为:“畬语的这种鼻塞音声母与原始苗瑶语的鼻冠音声母没有发生关系,不是鼻冠音声母的痕迹,它部分对应于现代苗瑶语其他语言的鼻音声母。”关于这部分鼻塞音的性质,李云兵(1997)认为“畬语的鼻塞音声母对应于苗瑶语其他语言的鼻音声母,说明畬语的鼻塞音声母的塞音成分是一种衍生的语言现象,不是固有的”。我们也认为红罗畬语与苗瑶语其他语言鼻音声母对应的那部分鼻塞音声母中的塞音部分,是因语言接触衍生而来的,并非是畬语固有的。

(2) 红罗畬语鼻塞音声母对应于原始苗瑶语的鼻冠音声类。李云兵(1997)指出“畬语的 ŋk 与炯奈语的 ŋkj 对应……以炯奈语为依据,以苗语支语言和瑶语支语言为参照的原始苗瑶语鼻冠音声类,在现代畬语中还有残存的反映形式,应该说现代畬语是有鼻冠音声母的”。由此,红罗畬语与苗瑶语其他语言鼻冠音声母对应的鼻塞音来自始畬语的鼻冠音声母,是苗瑶语的共有原始音类。

(3) 红罗畬语鼻塞音声母来自汉语借词。红罗畬语有大量汉语借词,有来自客家方言,也有来自海丰闽南话,甚至还有来自占米话的。而借词中也不乏鼻塞音声母的词或词素,如 mi³¹[m^{bi}31]“棉(花)”、ŋiak³⁵[ŋ^ɲiak³⁵]“逆(水)”。这部分鼻音随着汉语借词进入畬语。

3. 粤东闽南话浊塞音借词对红罗畬语鼻塞音声母的影响

甘春妍(2011:95)曾对畬语鼻塞音的来源及发展演变进行过探讨,认为:“(畬语鼻塞音)是通过借词的方式进入畬语里的,继而通过词汇扩散的方式,扩散到其他鼻音词汇里。”畬语鼻塞音声母的形成是受汉语影响,还是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暂且不作判断,但是,我们认为粤东闽南话浊塞音声母对红罗畬语鼻塞音声母的产生与发展至少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畬族简史》(《畬族简史》编写组、《畬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 2008:31-32)认为:“至迟在7世纪隋唐之际,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已经是畬族的聚居区”“隋唐以后,畬族从广东潮州往东北迁徙的路线是比较清晰的……宋元时期,畬族居住区已扩大到泉、潮、汀、漳一带”。由此可知,畬族很早就居住在汉语闽方言区内,因此,畬语中有闽南话借词是很自然的。如红罗畬语 $po^{22}mi^{31}$ “棉被”的 mi^{31} “棉”,借自闽南话 mi^{55} “棉”; $toŋ^{33}pŋ^{33}$ “枫树”的 $pŋ^{33}$ “枫”,借自闽南话 $paŋ^{33}$ “枫”。畬语中的闽南话借词足以印证红罗畬语早期与其周边闽南话有接触。红罗畬族村原为汕尾市海丰县管辖,粤东闽南话正是当地主要通行的汉语方言,即便行政区划发生变化,粤东闽南话在广东省深圳市深汕合作区鹅埠镇红罗畬族村周边仍是主体语言。红罗村畬族老年人大部分会讲粤东闽南话^①,他们认为粤东闽南话的浊塞音声母音值与红罗畬语的鼻塞音声母相近,如畬族老年人认为畬语 m^{be52} “马”的读音与闽南话 be^{52} “马”的读音基本一样。当粤东闽南话这些读浊塞音的词借入红罗畬语时,因其音与畬语的鼻塞音相似,所以这些词融入畬语后,就成为了鼻塞音声母的一个来源,这也有利于保持畬语的鼻塞音声母。

甘春妍(2011:97)认为畬语的鼻塞音声母扩散有类推作用,“使得所有的鼻音声母都带有了塞音的成分”,这点在红罗畬语中得到了印证。在红罗畬语中,这种类推作用不仅体现于固有词,也体现于汉语借词。如 mi^{55} “棉”的声母在海丰闽南话中是个纯鼻音 m ,但借入红罗畬语后被改造成了鼻塞音 m^b 。这表明带纯鼻音声母的汉语借词,在畬语中是可以衍生出鼻塞音的,鼻塞音声母也因此泛化。

可见,红罗畬语与闽南话长期接触,因闽南话浊鼻塞音的借入,一方面维持了来自原始畬语、原始苗瑶语鼻冠闭塞音声类遗痕的鼻塞音的稳定状态,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新的鼻塞音的衍生。

但是,随着畬族与汉族的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畬族年轻人开始倾向使用汉语普通话或汉语客家话交流,主动学习粤东闽南话的人逐渐减少^②。由于普通话和当地客家方言中并没有类似的鼻塞音声母,因此,在不断接触并使用普通话或客家话后,畬族年轻人的鼻塞音声母逐渐被鼻音取代,以致鼻音声母已基本听不到塞音成分,其实际发音变成了纯鼻音 m 、 η ^③。可见,随着周边闽南话对畬语影响的减弱,闽南话浊塞音早期对畬语鼻塞音的影响被打破,鼻塞音声母在畬族年轻人的口语中已消失。

四 余论:红罗畬语鼻音声母与海丰闽南话浊塞音声母的音位归纳问题

红罗畬语的鼻音与海丰闽南话的浊塞音在发音上非常相似,都具有“鼻音+塞音”的特征。但这一现象的音位归纳却截然不同:红罗畬语归纳为 m -、 η - ,而海丰闽南话则归纳为 b -、 g - ;与红罗相邻的惠州惠东的畬语,有的归纳为 m -、 η - ,有的归纳为 m^p -、 η^k -。

(一) 海丰闽南话的音位归纳

海丰闽南话带鼻音的浊塞音记成 b 、 g ,不记成 m 、 η ,最重要的原因是海丰闽南话本身

^① 抽样调查的11位畬族老年人中,有6位能流利使用粤东闽南话。

^② 在抽样调查的20位35岁以下的畬族青年人中,只有4位能够比较流利地使用粤东闽南话。青年人会使用粤东闽南话的比例远不及畬族中老年人。

^③ 抽样调查的20位35岁以下的畬族青年人中,所有鼻音声母的实际音值都为 $[m][\eta]$ 。

就有与之对立的纯鼻音音位 m、ŋ，如 mē⁵²“猛”≠be⁵²“马”、ŋo⁵⁵“俄”≠go⁵⁵“鹅”。这种截然的对立，导致音系中浊塞音和带同部位鼻塞音应记成两套音位：/b/、/g/ 和 /m/、/ŋ/。

这套带有鼻音色彩的浊塞音在海丰闽南话音系中也不适合按照实际音值记成鼻冠音 mb、ŋg 或鼻塞音 m^b、ŋ^g，因为作为汉语方言，这种记音并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音格局，声母中的鼻音色彩部分通常作为滑音处理更为适合。

（二）红罗畬语鼻塞音的音位归纳

如果把红罗畬语带有塞音色彩的鼻音记成 m、ŋ，从音系归纳原则上看是可行的，因为其音系中没有纯鼻音声母 m-、ŋ-，若记成 m、ŋ 并不会跟其他音位产生对立，因此，这套鼻音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记音掩盖了红罗畬语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发音特征。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红罗畬语鼻音声母记成鼻塞音 m^b、ŋ^g 更为适合，理由如下：

1. 红罗畬语属苗瑶语，因此也应具有苗瑶语的一些典型特征，鼻塞音这类辅音就是其中的一个特征。如湘西苗语吉卫话的 nta⁴⁴₍₃₎“手指”、ŋtoŋ³⁵₍₀₎“中间”、ŋkuu³⁵₍₁₎“菌子”、nqa⁵³₍₅₎“价钱”（王辅世、毛宗武 1995:180、214、288、332），川黔滇苗语高坡话的 mpo⁴³₍₅₎“猪”、mpə²²₍₆₎“盖（锅）”、nta⁴³₍₅₎“多”、ŋtə⁵⁵₍₈₎“避（雨）”、ŋkin³¹₍₆₎“懒”、nqa⁴³₍₅₎“价钱”（王辅世、毛宗武 1995:69、72、180、222、304、332），这些词的声母特征为“鼻音+塞音”。红罗畬语的鼻音在具体发音上确实是“鼻音+塞音”的形式，这种发音特征与苗瑶语的一些语言或方言一致。因此，把红罗畬语鼻音声母记成 m^b-、ŋ^g- 完全符合苗瑶语的语音系统，同时也能凸显出红罗畬语在被周边汉语方言深刻影响的过程中其语音特征的保存现状。

2. 虽然红罗畬语的 m^b、ŋ^g 鼻塞音现象，主要保持在畬族老年人口语中，而在中青年人口语中塞音成分已不稳定，但是，由于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一般是以老年人口语的语音为基础和参照，所以把红罗畬语的鼻音归纳为鼻塞音 m^b、ŋ^g 也是对畬语语音现状的客观反映和写照。同时，随着语音的发展变化，鼻塞音 m^b、ŋ^g 分别向鼻音 m、ŋ 演变，鼻塞音也就成为了红罗畬语语音演变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个阶段。

3. 就红罗畬语的鼻音声母而言，无论是对应于苗瑶语其他语言的鼻音声母 m-、ŋ-，还是对应于原始苗瑶语鼻冠音声类的 *mb-、*ŋg-，在客观的发音上，m^b-、ŋ^g- 与 mb、ŋg 对红罗畬语而言，两者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表明衍生而来的鼻塞音 m^b、ŋ^g 和由原始鼻冠音传承下来的 mb、ŋg 已经合流为一套音，如果将其音位确定为 m^b、ŋ^g，是符合红罗畬语的实际的。

参考文献

- [1] 甘春妍. 2011.《博罗畬语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2] 胡方. 2005.《论厦门话[m^bŋg^gnd]声母的声学特性及其他》，《方言》第1期.
- [3] 李新魁. 1990.《广东的方言》，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 [4] 李新魁. 2019.《汉语音韵学》，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
- [5] 李云兵. 1997.《现代畬语有鼻冠音声母》，《民族语文》第1期.
- [6] 毛宗武、蒙朝吉. 1986.《畬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7] 潘家懿. 1996.《粤东地区的一种混合型方言——占米话》，载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第4辑）第215-220页，香港：汉学出版社.
- [8] 《畬族简史》编写组、《畬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 2008.《畬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 [9] 王辅世、毛宗武. 1995.《苗瑶语古音构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0] 严学宥、尉迟治平. 1986.《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载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音韵学研究》（第二辑）第 1-16 页，北京：中华书局。
- [11] 中西裕树. 2003.《畲语海丰方言基本词汇集》，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12] Bradley, David. 2010. South-East Asia, Southern China and Taiwan(China). In Christopher Moseley (ed.),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pp. 74-73. Paris: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On the Phonetic Value and Source of the Nasal Initials in the Hongluo She Language: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Voiced Stops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in Eastern Guangdong

WU Fa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nasal initials *m* and *ŋ* in the Hongluo She language, whose actual pronunciations are nasal-stop occlusive sounds *m^b* and *ŋ^g*.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se nasals are similar to the voiced stops *b* and *g* of the surrounding Southern Min dialect in eastern Guangdong, which are pronounced with a nasal color. There has been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the She language and Southern Min, and the voiced stops *b* and *g*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in eastern Guangdong have facilitated the derivation of *mb* and *ŋg* in the Hongluo She language. But with the influence of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Hakka dialect strengthening on the She language, the stop segments in the nasal-stop occlusives *m^b* and *ŋ^g* weaken, and in the young people's spoken She language they disappear without a trace.

[Keywords] She language Southern Min dialect nasals nasal-stop occlusives language contact

(通信地址: 518061 深圳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 李云兵】